

血抗的義

蒼 厂 作

行印社

螢火叢書

血的抗議（小品）

蒼 厂作

讀寫出版社印行

上海北站均益里廿七號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再版

血的抗議

作者 蒼 厂

有著作權

發行人 任 滄 海

出版兼
印刷者 讀 寫 社

(上海北站均益里二十七號)

全國各大書局均售

再 版 序

我慶幸我的小品文集居然也有再版的機會，趁這機會，我寫上了幾句：

在本書初版的時候，日軍還在我國土趾高氣揚，但到此書再版，這些橫行的軍閥們，都已放下武器低頭降服了，也許中日戰事一日不結束，我的書就一日沒有再版的希望。

現在台灣是收復了，「摺紳全書」里面的感慨，就有修正的必要，但爲存真起見，這一版就讓它存在也吧。

這裏面的文章，除寫景的一部分，是我實地的寫生外，像「血的抗議」「談刺激」二篇，是我在「一、二八」之後，抱着沉重的心寫的。現在國家雖已獲得了勝利，但是未來的禍患，正在醞釀，使我們的心地沉重依然，並不因勝利而感覺到輕鬆。我們當加倍的努力，加倍的團結，不是這樣，我們會遭遇到更嚴重的換一種嘴臉的侵略者用各種的方式向我們進攻是無疑的。

最後，我似乎應該記着一筆的，當「八一三」那天，我從虹口逃出來的時候，就不過攜帶了一包文稿，這里所收的文章，便是我文稿中的一部分。

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十九夜著

隨筆·小品·散文目次

遐想四篇

路.....一

血的抗議.....四

「又是一天了」.....八

關於鏡 的故事.....一一

實感四篇

諷刺激.....一四

談積極.....一六

一天.....一九

孩子.....二一

凝想一篇

自賀.....二三

印象二篇

浴室.....二七

「搭紳全書」.....三〇

敘事六篇

頭影.....三四

殘燈.....三六

老人.....三八

製碱工人.....三九

肉的薦與.....四一

佈施.....四四

寫景五篇

「秋水共長天一色」……………四七

蘆花……………五一

秋的漫畫……………五四

瑰奇的月光……………五八

秋雨……………六〇

記事一篇

停鐘燈……………六三

對話二篇

阿黃與阿白……………六七

獸和人的分野……………七四

隨筆·小品·散文

路

我佩服那造路者的聰明：

他給人們造下許多各異的路徑——有那末舒齊，也有那末坦蕩，有那末崎嶇，也有那末曲折，有那末開闊，也有那末狹隘，有那末悠長，也有那末短促，任各人的喜好，走各人的途徑，也不勉強人怎麼樣走，也不固執著硬要叫人走那一條路，只一條條的靜靜地放在你底面前，供你的選擇，你要到東，那你就可向東路走去，你要到西，那你就可向西路走去，只須跟着前人的足印，一步步的踏，決不會使你「此路不通」的。

造路者，他慘淡經營的籌劃着，似乎費過一番苦心。他造下的路，每每足供或一個人一生行，然而這真不得不使人佩服他的聰明偉大的毅力了。

路也彷彿有點異樣，它總是喜笑顏開的歡服你踏上它的背脊，一步步的摩移，它不氣憤，也不懊惱，它總盡心盡意底送你達到你的目的地，並不需要你的報酬，有時倒反而替你將鞋底的積污些些的刷去；好像這一只脚踏上去，在它以為與接吻一樣的甜蜜，牢牢地把你脚吮住，又輕輕地放開，又慢慢地承住，又緩緩地擺開，隨你的心情緩急，以為轉移，它從沒有忤逆過你，它總使你不知不覺走完你的路，有時也許有傾跌之事，但這是你自己的不留神，並非是它之過。——真的，踐踏於它已成為一種癖，像人們嗜茄一般，你不見它有時快活得石版跳起高來？

造路者真聰明，真值得讚美。

你看，他給人們預備好許多各式異樣的途徑，迎合着各人的心理，使各人好走他所要走的路，他知道人是喜歡走平路的，所以特地多造下幾條，而且故意把它放寬些，免得人多了擁擠；他知道人是嫌走荊棘的路，所以豫先把它放在深山野壩裏去，免得使人討厭，他又知道人是愛貪近便，所以例外造下許多小街小巷小里，好讓人們去抄小路；他又知道人是受不慣荒坪沙漠的寂寞，在路的旁邊，放下許多齊整的屋子的圍牆，美麗的花朵，活潑的小天使，可愛的女人……使你會忘

記了旅途的辛苦，快快樂意的走完你一生所能走到的路。

好處正說不完咧，你知道他造下涼亭的用意麼？你知道旅途的勞頓不是需要休憩麼？那涼亭就是供旅客們休憩的，你知道路旁泥黃的是壁內的廟宇麼？在人生的旅途中值得遺留的是什麼？這就是告訴人這是前人的遺蹟，使路人欣賞，玩味，暫時使你頓一頓足，好讓你再上旅途時多一種記憶，多一種分心。

當你走完了一段路的時候，前面又一段路交互底橫着，繼續你的旅途使你進步，永不會使你間斷，有時也許會擅入『此路不通』的絕徑，但這不用費心，只要轉一個回頭路，就可通行無阻，並不使你灰心，只要你不是一時的神志昏迷，但只還沒有真正嘗『路』的滋味呢！

如其有人問我那一條路造得最好，那我必定要說十字街口了，——十字街口真不愧為造路者的精心傑作！前面是三條去路，（後面是一條來路，）你喜歡熱鬧的往熱鬧的路上去，你喜歡冷靜的往冷靜的路上去，你喜歡冷熱適中的往冷熱適中的路上去，三條路有三樣的好處，隨你心之所好，任你選擇；或許你三條路都喜歡，那也不妨走完一條再換一條輪換轉回；也許你不欲急進，那

求你立在十字街口踟躕一回，看看各個不同的臉孔，各個不同的故事，真是目迷五色，在這裏你可留心聽聽他們過去的經驗，作爲自己的借鏡，也不無補益的；也許你於過去不能忘懷，那末不妨從來路回頭再走一遍，溫溫昔日舊夢。

荊棘的路果然難走，但你熬得下這「難」的痛苦，前面也許有未經前人發掘的寶藏，可冒險總不是妥善之計，所以造路者已經把它離我們很遠了，你要穩全妥帖，那末不妨印著前人的蹤跡走走，大的岔子是不會有的，大的希望也是碰不見的……

路是多著，但一生所走的路總是「有限」

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廿四日。

血的抗議

在恍惚間。

我的全身的血，忽然熱漲起來，向四處亂闖，像若要沖出我的軀壳似的，我的皮膚見來勢不佳，

即忙上前攔住。

「你們到那裏去！」

血漲紅了臉，咆哮地說：

「我要流血，流一個痛快！」

「這不能！」

「誰同你說能與不能，你只要原放我們過去就是了！」

「理智叫我們不要放你過去，所以只好討你不起，請你另換路徑，往別的路上去！」

「可有別的方法通融沒有？」血也威嚇起來。

「方法沒有別的方法，我也不便替你設想，因為照理智說，你和生命是連帶關係的，你一走，生命便就斷絕，為此故，纔把你留在軀壳之內。」

「真的沒有方法可以通融麼？」

「實在對不起，老朋友，請你恕罪，我沒有權力放你出去！」皮膚冷冷地縮了攏來。

血沒有辦法，只得回轉頭，轉變方向，忽然他想到喉關，或可通融便集中向喉頭湧去，喉關聞訊，即刻下令戒嚴，不得放血過關，血到了喉頭，又碰了一個滿壁，憤憤地向喉關責問。

「仁兄，你何必與我爲難？」

「閣下，這事你只要去問理智去！」

血氣極了，回頭去找理智，理智剛被情感包圍中掙扎出來，坐在淡紅的心中喘氣，血一趕到，理智被嚇得從心中跌下來，停了若干秒鐘的光陰，纔鎮靜下來，血即提出抗議。

你爲什麼不放我們流出去？」

因爲我受了靈魂的委託，所以暫時不能放你們出去；不過，請你們告訴我，你們現在出去的目的怎樣，讓我仔細地考慮過之後，方可答復你們。」

血躊躇了一回，即將目的說明。

「一、我們不願在你身中慢性的日日消耗！」

「二、我們需要光榮的流血！」

「三、我們需要換一種新鮮的環境，不願在你老朽的軀壳中生存！理智無言，墮入沉默中。血有點不耐煩，催他答復。」

「請你不要把時間浪費，快點回答我們！」

「對不起，請給我一點考慮的時間！」理智加足了他的思想力說。

「然而，先生，我們實在無暇恭候，請你快點回答我們一句！」

忽而，理智想著了一句巧妙的答詞。

「據靈魂說，他此刻還需要他的生命，所以，假使你們真的要走——流血——的話，請把生命留下，否則，恕不從命！」

渾身的血，即刻集在一處會議，結果無辦法，他們深悔當初跑入軀壳時把生命帶了來。

「但是，生命是我們的生命，本用不著你們把我們再監禁起來的！」血終於提出第二次的抗議。

「我也不知道，靈魂是何用意，不過，這只要怪你們自己的不好，本來你們用不著帶了『生命』」

「來的」。

「我們因爲不知你們這樣『自私自利』纔上你們的當。」血嘆了一口氣。

「這是你們意志不堅的緣故，也毋須怪怨別人的。」

「不過，話雖如此，究竟可以放我們出去不？」

「請你和靈魂去說，他或許可以恕我無這樣權力放你們出去！」

于是理智便把血領到虛無有鄉中去見靈魂，自己便乘隙溜去；血在虛無有鄉中守了許許多多的時刻，却永遠不見靈魂的蹤跡！

廿一年，二月廿一日，下午。

「又是一天了」

塔在厭倦中伸直了駝曲的背，一抬起了禿頂的頭，瞥見夕陽將要下山，不覺出驚地說：

「又是一天了」

「又是一天了。」夕陽也淡淡地回答了這一句。

「朋友，你真努力，我剛一低頭，你又把『一天』結束了。」

「實在，朋友，我這樣的工作不願再幹了，天天是這樣的刻板，無聊。」

「你不幹叫誰幹呢？」

「代想請黑夜來代我的職務，免得他們鬼鬼祟祟，百般顧忌我，在黑夜中，他們不是可以毫無顧忌地胡作胡爲了嗎？」

「話是不能這樣說的，你管你的工作，他們由他們去好啦。」

「不瞞你說，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不過，你還是去做你的工作，你只要一天一天地使他們不知不覺地過完他們『一生』的時間吧了。」

「這也是辦法，然而——」

「什麼呢？」

「然而我總覺得有點不忍，他們從降生到老死，多少要給他們一點思索的時間，知道一些『我做了這樣的一世人』的意思。」

「這固然是你的好意；但是據我所知，他們絕對不曾有過『思索』這末一回事。」

「那是只好隨他們了，然而我總是這樣地希望他們。」

「話雖如此，他們千百年來，都是匆匆地把一生的時間耗費去的；你看誰曾把這『人生』思索過？」

「所以我剛才同你說，不願再幹了，也就爲此。」

「確也難怪，我也厭倦極了。」

塔又低下頭去，想追索一點歷史上的痕跡，來和夕陽談談；但不一回，夕陽就頹唐地前來告別：

「明天會！」

「『明天會！』我想到了明天，也無非仍舊回復到『又是一天了』的感覺吧了！」

於是夕陽走下西山，去等他所等不完的「明天」去了。